

XONGGUANMANDAO

ZHONGGUORENMIN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雄关漫道

彭德怀卷

ZHONGGUORENMIN

JIEFANGJUN

YUANSHUAIZHUANJICONGSHU

XONGGUANMANDAO

纪学曾凡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鞍明

封面设计：符晓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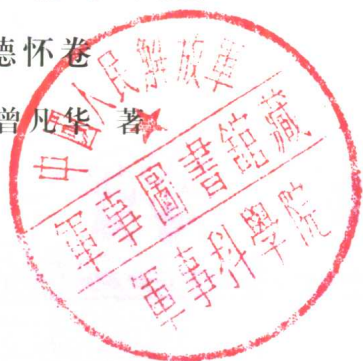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雄关漫道

彭德怀卷

纪学曾 凡华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雄关漫道/纪学、曾凡华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

ISBN 7-5065-3696-X

I. 雄… II. 纪… III. 彭德怀-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556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第 1 章 小时候

1. 童年情结 [1]
2. 莺飞草长时 [5]
3. 第一次婚姻 [10]

第 2 章 起义

4. 闹饷 [13]
5. 共产主义 ABC [16]
6. 入党 [18]
7. “蒋干盗书” [22]
8. 党内批评 [24]
9. 发动 [26]
10. 平江起义 [30]

第 3 章 上井冈山

11. 会师 [33]
 12. 守山 [36]
-

- 13. 寻找主力 [37]
- 14. 再会师 [40]
- 15. 轻敌 [43]
- 16. 王、袁之死 [45]
- 17. 先打岳阳 [47]
- 18. 攻长沙(一) [50]
- 19. 攻长沙(二) [52]
- 20. “密信” [56]
- 21. 反“围剿”的日子 [58]

第4章 长征路上

- 22. 冲突端倪 [62]
- 23. 广昌城下争执 [64]
- 24. 别于都 [68]
- 25. 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70]
- 26. 被误解 [72]
- 27. 北上与南进 [74]

第 5 章 打“日本鬼子”

- 28. 等待 [78]
- 29. 出师第一仗 [82]
- 30. 没表态 [86]
- 31. 东路军副总指挥 [90]
- 32. 反“磨擦” [95]
- 33. 百团大战 [101]

第 6 章 解放(一)

- 34. 撤出延安 [113]
- 35. 45 天打三个胜仗 [121]
- 36. 西出陇东 [131]
- 37. 沙漠行军 [135]
- 38. 一打榆林 [137]
- 39. 沙家店之战 [139]
- 40. 攻清涧城 [143]
- 41. 二打榆林 [148]
- 42. 发现一个创造 [152]

第 7 章 解放(二)

- 43. 好棋 [156]

- 44. 陷入危境 [162]
- 45. 战斗中 [168]
- 46. 荔北故事 [171]
- 47. 西安“空城计” [174]
- 48. 决胜兰州 [177]
- 49. 进新疆 [183]

第 8 章 与美军作战

- 50. 临危受命 [189]
- 51. 两改作战方案 [192]
- 52. 向后撤 [198]
- 53. 不追击 [206]
- 54. 指挥部昼夜 [209]
- 55. 边谈边打 [214]
- 56. 签字停战 [221]

第 9 章 国防部长

- 57.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27]
- 58. 出行(一) [230]
- 59. 出行(二) [233]

- 60. 确定军队建设总方针
[237]
- 61. 牵连高饶事件 [241]
- 62. 攻打一江山岛 [246]
- 63. 授军衔 [248]
- 64. 关注尖端武器 [251]
- 65. 反“教条主义” [254]

第 10 章 上庐山

- 66. 上山 [261]
- 67. 写信 [265]
- 68. 会期延长 [271]
- 69. 突变 [276]
- 70. “美庐”里 [283]
- 71. 检讨 [287]
- 72. 最后的庐山 [289]
- 73. 怀仁堂争辩 [291]

第 11 章 晚年

- 74. 挂甲 [296]
-

- 75. 种试验田 [300]
- 76. 又写信 [307]
- 77. 去三线 [311]
- 78. 感受历史 [315]
- 79. 被劫 [319]
- 80. 批斗会上 [324]
- 81. 审讯时候 [328]
- 82. 最后的日子 [331]

附:参考书目 [339]

第1章 小时候

1 童年情结

童年,作为心灵的伊甸园,它的混沌初开和稍纵即逝本该给人留下温馨和美丽,可彭德怀的童年却不堪回首。对于他来说,童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类个体生存史上的鸿蒙期,而是他人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定因。

彭德怀出生的那年正是晚清发生激烈动荡的1898年,是所谓多事之秋。这一年,康有为等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狂澜。旧历9月10日,即“遍插茱萸”的重阳节次日,彭德怀降临人间。其时,参与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等已人头落地,血洒京都菜市口。此后经年,变法的余波所及使得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人心思动、人心思变。这一点,少年的彭德怀也从他的私塾先生肖云樵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

肖云樵是彭的姨父,在邻村行医开私塾,见多识广,是四乡里有名的文化人。逢到集日,别人进城买东买西,肖云樵只是跑邮政公所,买几张报纸来读。他十分欣赏《时事新报》主笔梁启超的文章,常向私塾的学子讲解梁文。应该说,这对彭德怀早年思想的形成不无影响。以至在多年以后的1942年,他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强迫命令作风的抬头而发表的一篇关于“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的谈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这是他们两人

之间思想、性格冲突之发端。

彭德怀祖籍湖南湘乡，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出自于此。同时，湘乡也是毛泽东母系一支的故里所在。少年毛泽东常去外婆家走动，他的湘潭韶山故居离湘乡外婆家也不过一箭之地。

湘乡也是湘军巨魁曾国藩的发迹地。曾国藩在此招募乡勇、改革兵制，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儒学指挥作战，成为当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支最凶狠的军队。

追溯起来，彭德怀后来从军的湘军，其兵制传统和作战风格或多或少仍留有当年湘军的影响。其实，湘军在攻打天京前后已日渐分化。许多士兵都加入了反清革命的哥老会，及至天京攻陷后被遣散还乡，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起反来。他们以湖南为根本，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 3000 里联为一气，义旗举处，一呼百应，直至辛亥革命，与同盟会一道，推翻了清朝帝制。

湘军的这些典故，相信肖云樵是给彭德怀讲过的。

在彭德怀的人生长河中，另一个对他影响甚深的人是他的伯祖父——一位叫彭五十老倌的前太平军老兵。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伯祖父经常给我讲太平天国故事。所以，我当时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思想。于是，在 1916 年我便由担土工投入了湘军当兵。”

毛泽东也是在湘军里当过兵的，不过为时甚短，仅半年左右。而彭德怀却在湘军中整整干了 11 年，从士兵干到团长，最后率团起义，走上革命的征途。

当兵之前，彭德怀在洞庭湖西林围一带当挑土工。他是在家乡聚众“闹巢”犯事，为逃避官府捉拿而来做苦力的。

彭德怀家乡乌石寨在湘潭县境内，是他的六世祖彭忠遂在清

雍正年间贩茶叶路经此地，觉得这儿风水好而开发出来的。其原籍老屋却在涟水之滨。《水经注》载：涟水出昭陵县界，南径连道县，县故城在湘乡县西160里，控引众流，合成一溪，东入衡阳湘乡县，历石鱼山，下多玄石，山高88余丈，广10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涟水又径湘乡县，南临涟水，本属零陵，长沙王子昌邑。涟水又屈径其县东而入湘南县也。东北过湘南县南，又东北至临湘县西南，东入于湘。

到了彭德怀祖父这一代，曾一度繁盛的“彭家围子”只剩下茅寮数间、薄地数亩，穷困潦倒了。家境的贫寒使幼年的彭德怀饱受饥寒之苦。为此，他要过饭，放过牛，当过煤窑工。那年正月初二，生性刚烈的彭德怀不愿再沿门乞讨、受气求食。年过七十的老祖母只好带着他的两个弟弟顶着风雪外出讨饭。黄昏归来，祖母将讨得的一袋饭倒进汤锅里，要长孙也一起来吃，可犟性子的彭德怀就是不吃。祖母急了，哭着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这一情景，彭德怀直至暮年也不敢忘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

从这里，我们似可窥探到彭德怀性格特征的某些雏形。他的嫉恶如仇，他的桀骜不驯，他的为了求索真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支柱，都可从他内心深处郁结不化的“童年情结”里寻出基因。

10岁那年，彭德怀到富农刘六十家牧牛。大小两头水牯，胃口大得很。俗话说“牛肚马肠”，每天除了上山啃青，夜里还要吃草。碰到农忙卖力气，牛吃得更多。小小年纪的彭德怀每天天没亮就得起来赶牛上山。到了山里，牛吃草，他得为牛割夜草，有时割到太阳下山还割不够。

放牛的日子是彭德怀从童年步入少年，对人生有了自己最初认识的日子。虽说是涉世不深，但静静的山野、茵茵的草地给少年

彭德怀初嫩的思考提供了环境,使他萌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到十三四岁时,他觉得自己不能再整天跟着牛屁股转,便去附近的煤窑拉“孔明车”。这用竹筒制作、类似水车样的“机械”,靠人像牛一般拉着,抽煤窑里的积水。每天拉十二三个小时。

“早先放牛,现在做牛!”彭德怀说。

几年下来,他的背也压弯了,以至到后来,他的背总有点驼。

此后,他又离开煤窑去外面打短工、推脚车——那是一种号称“鸡公车”的独轮车,适于在田间小道和狭窄山径载运物资;因是木头轮子,走起来“吱吱呀呀”叫唤,老远都能听见。一趟活下来,彭德怀的肩胛都被背带勒出血来。

苦苦做事,却不得温饱。而地主富商却囤积居奇,为富不仁。彭德怀参与闹柴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只好逃到洞庭湖边当挑堤工。

挑堤是一种切切实实卖苦力的活计。一担淤泥上肩,压得腿肚子发颤。一天下来,彭德怀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只是到雨雪天气,才能猫在窝棚里歇上一阵。逢到这种日子,彭德怀常常端坐窗前,望着浩瀚的洞庭湖发呆。眼前,这“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给了他片刻的慰藉与安宁,荡涤了他内心的积郁,只是一回到现实里,其悲悯之心便难以自持。号称“米粮仓”的洞庭湖区贫富悬殊之大,无隔宿粮的赤贫者之多,让人触目惊心。堤工局那些董事靠剥削堤工发财致富,堤工局下设的包头也都是吸血鬼,除了抽取工人的收入,还让工人送礼,甚至利用赌博掏工人的腰包。

那天,又是包头坐庄,照例是小出大进。堤工王雨生腰圆膀粗,极富正义感,平时从不参赌,只是有点贪杯。这天到小酒馆喝了半壶老酒,见几个堤工输个净光,哭丧着脸要走,他站起拦住,说:“诸位别走,等我帮你们赢回来。”众堤工半信半疑停住步,看王雨生和包头赌。

王雨生早就对包头欺诈堤工深恶痛绝,还听堤工们讲包头在

赌钱时搞小动作，决心要整治包头一回。

他用一年的工钱与包头赌。他先是小赢，继而连输几局，最后把刚领到的一年工钱输个精光。

包头正要收盘子，王雨生叫声“且慢”，只见他卷起裤腿，从怀里掏出一把杀猪刀，生生地从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押到骰子上。

“你这是干什么？”包头大惊失色。

王雨生说：“钱没有了，还有身上的肉，我用我这条命抵众工友输掉的钱，开盘吧！”

包头见王雨生握着刀，只得依了他。

盖碗揭开，王雨生赢了。

王雨生抓住包头的手，要其割肉相赔。

包头吓得面如死灰。

这时，彭德怀走过来，对包头说：“你若不想割肉，就把雨生和众工友的工钱还回去！”

堤工们齐声附和。

包头知众怒难犯，只好退了钱。

彭德怀得到启发：团结有力量。

2 莺飞草长时

1916年暮春3月，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彭德怀从军，在湘军第2师当二等兵。

这是生存的选择。

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

彭德怀这时个子虽不十分高却很结实，他那极富个性的嘴唇总是抿得紧紧的，走起路来颈项稍微有些前倾，那是少年时打柴挑土留给他的印记。总之，他的形体和他的内心十分统一。他的这种表里如一所形成的风格气质，造就了后来他在人民心目中“平民元

帅”的形象。

在湘军里,彭德怀一无贵族身份,二无社会背景,从一个士兵当到团长,完全是靠他的忠勇善战和正直无私的人格力量一步步走上来的。然而,他也深谙旧军队的积习与诟病,知道这支军队带给老百姓的是日益加剧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暗中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救贫会,“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这实际上是彭德怀民主革命思想的最初体现。

他初任连长时,为应酬地方商绅去了一家酒楼。在那个“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夏夜,他以自己的正直良知和微薄之力将一个女子救出火坑。

他是在夜宴中得知这女子的身世的。

女子叫张素娥,艺名月月红,是双喜堂酒楼的当红歌妓。

那晚,月月红的一曲《孔雀胆》唱得满脸泪痕。

彭德怀料定这女子必是有感于自己的身世才伤心垂泪。事后一问,她果然是因家中遇难而沦落风尘。

“你小小年纪,何不早日择个人家跳出火坑?”彭德怀问。

那女子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累累伤痕,哭道:“几次想逃出这地方,被抓回来打个半死。”

彭德怀决心替她赎身。

他先是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给营部文书黄公略和救贫会员李灿写信,请他们解囊相助。

待凑齐一笔款子,彭德怀便拉上救贫会员王绍南去双喜堂赎人。

听说两个“丘八”来赎人,老鸨说:“400块大洋才能走人!”

彭德怀知是讹诈,让老鸨“拿押契来看”。

“她可是我们费尽心思才调教出来的,没这个数,不放人!”

彭德怀将一袋子银元往桌上一搁,厉声说:“放人!”

老鸨一看这两个兵有点霸蛮,只好放人。

彭德怀给了月月红一些路费，让她回老家谋生。

从此，彭德怀再也不去参加当地商绅的宴请，并时时告诫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也许是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在延安时期甚至解放后，他对舞会之类的活动仍不感兴趣，以至对中南海组织的舞会也发过一些议论。这似乎不应归因于他性格的狷介和古板，而应从更深的层面分析他的人格精神和思想脉络。

1921年秋，救贫会的一次行动使彭德怀一度脱离湘军，过了一段逃亡的日子。

其时，部队驻南县注滋口。小镇濒临洞庭，物产丰富。夏去秋来，芦花飘雪，景色倒也十分美丽。只是老百姓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弄得愁肠百结。

那天，彭德怀同往常一样，得了闲便去附近的庄户人家坐坐。见户主姜子清眉宇紧锁，似有满腹心事，便问：“有么子伤心事？”

问得姜子清眼泪双流。

原来，姜子清多年来苦苦淤积起来的几亩稻田苇地被地主欧盛钦霸占了。

“地有地契，田有田证，他凭什么强占别人家的田地？”彭德怀一听就火了。

“他哥哥是省督军赵恒惕的高级参议。他说我那片淤积地是他早就圈过了的……”

“你不晓得去评理打官司？”

“他是本地的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有钱有势，我奈不何他！即使把官司打到省里，他还有当高级参议的哥哥为他撑腰呢！”

话说到这儿，彭德怀也噎住了。自家祖上就因为与富户打官司，也弄得家徒四壁、贫困潦倒。

想想，彭德怀说：“你把贫困户联合起来，组织救贫会。人多势

众,就能把欧盛钦打倒!”

“口齐心不齐,说起欧盛钦人人恨之入骨,真要做起来个个都怕他。”

“你也怕吗?”

“我不怕,我恨不能亲手‘做’了他,只是身单力薄,斗不过他。”

彭德怀说:“今晚我给你派几个兵来,你带路去把那恶霸除了!”

姜子清喜不自禁:“这太好了,只是怕连累了你们。”

“去时都化化装,事后不向任何人泄露!”

是夜月黑风高,彭德怀派来三个救贫会员,在姜子清引领下摸进欧家大院,把欧盛钦绑到苇子地里毙掉了。

次日,欧府院墙上贴了一张匿名布告,布告上罗列了欧盛钦欺民霸市、滥增百货税收、为害乡里的累累罪行。

转眼几个月过去,时令已经入冬,彭德怀所在团队移驻长沙附近的潞口畲。

潞口畲一侧有条捞刀河,相传是三国时蜀大将关羽捞刀之处。小河曲曲弯弯,水流清澈。虽值冬日,岸草仍带几分绿意。一些水禽戏嬉其间,招得路人频频引颈。

彭德怀这天正在河边与一打渔佬儿“扯白”,远远看见河堤上走来几个带枪的人,便预感到有什么事。他返身回到驻地等着。果然是来找他的,但露面的只有团部特务排长一人。

“徐排长是来找我的吧?”彭德怀见面就问。

徐排长一惊,笑称是袁团长有请。

俩人一前一后默默地走了一袋烟工夫,就有几个士兵从堤坎下跳上来将彭德怀缚了。

彭德怀也不反抗,似有意束手就擒。

徐排长讪讪地说:“看来你是知道来捉你的原委的。袁团长也